

正卷



一場日月交替的狂暴騷動，點燃宇宙天地的所有浮屠
洗卻神話傳說擄掠生之慾，找回人類遺失於時間記憶中的所有散落





人性與神性間的跨越

「我以我的肉身作為祭器，行走於天地四方：」

在2019年至印尼中爪哇梭羅市交流演出，從清晨至傍晚總聽不到熟悉的曲調被擴音器放大籠罩在整座城市，似乎是一張無形的大網從天而降，曲調中帶著和諧不具威脅感反反覆覆地吟唱著令人無法逃脫：後來得知是印尼人所信奉伊斯蘭教的喚拜聲是每日五次禮拜時召喚人們的樂音。

排練之餘偷閒漫走於巷弄間，尋找這座城市的氣味，途中我來到傳統市集，購買了一把不知名的物件，回台後得知是當地日常所需的使用物，掃帚，在平日它可掃除地上的髒汙，清理看的見的髒亂與汗穢，在印尼的祭儀中它呈現相反擺置，掃去的是天空上的陰霾，使之晴空萬里。在梭羅市的期間白天除了禮拜的聲響，到了夜晚則到演藝亭沉浸在甘美朗的聲中，在微光下欣賞皮影戲的身影，訴說著傳說中的神話。

神話和祭儀緊扣著彼此，神話是天，祭儀是地，而人介於天、地間，成為中介身(質)，神話是過去是歷史，祭儀是現在和未來，過去的人創造了神話，讓現在的人穿越時空緬懷過去，使用得宜時可作為借鏡，反之則可能淪為操弄人的工具，

神話與祭儀的存在創造想像、幻想和假想，也可創造真實，全憑你相信與否，無論東、西方的神話和祭儀都因人的需求而存在，人若不需要了，這一切也就不存在了，追根究底，人，這個中介身，是七情六慾堆疊起的念想，起心動念成了中介身的專利，也成了神話與祭儀的代言者。

身為宇宙間無量界中一質的我，降請一舞人的肉身盤坐於葉梗上開啟寓言式的唱誦(吟唱)，其他舞人手持葉梗顫動慢行於有形的界空。舞者強悍的身軀若沒有強悍的意志，無法鬆動禁錮的肉身遊走在無量的存有狀態，每回聽著他們的沉吟低迴，在場的我被滿布傷痕的肉身，驅趕著：在秩序中瓦解思緒，在失序中撿起內化的騷動，矛盾的情境下即安頓又斷裂將聲音收起，我在《日者》的道路上找到生命的轉折與自覺，不誨(諱?)隱藏，只有面對在共生相中回到原初。

如果肉身可以出走，你會選擇到那裡去：

世紀當代舞團 藝術總監





人神之戀

《日者》觀排隨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系教授 謝聰輝

不斷創新與自我突破，始終是2018年國家文藝獎得主姚淑芬老師的生命動力；而擅於結合不同領域專長和跨國際多元母題元素，重新解構傳統及雕塑現代，也正是她得道多助的活水源泉所在。

她的創作所營現出的多層次豐富意象、虛實姿彩畫面與劇場魔法張力敘事，總是能引導觀眾一起想像飛翔，穿越無涯的美感時空，激發更多的反思回饋而讓人沈沐於藝術的喜悅。

這次的新作名為《日者》，已經解構了如印尼傳統舞劇「羅摩衍那」等類內容，而重新賦予對「日者之神」祭獻的宗教儀式新象徵；其主題意涵可從生殖豐饒、死與再生、潔淨與污穢以及修煉求道等等，再深入詮釋出更豐富層次，藉由各種模擬象徵運作與宇宙能量轉化傳導的過程，牽涉到此界、他界的良好溝通，人與神的密契關係認知，闡行禮文、禮意與禮器的綜合內涵功能；其不僅是祈求天地豐殖、和諧秩序的自燃樂章，舞出如人神之戀的全心生命獻供熱情，也提供了觀者一種不斷進化上昇的契機。

觀眾總希望能完全看懂她的創作，契合她的靈感神思，但這實在有點困難，令人常有如道如禪般「說一則不中」的遺憾。但這不是說她的創作有多難懂，而是她這個舞蹈精靈的神思，總是通變新奇而游化不居，喜歡自由開放地接受所有參與者無限的想像運作，讓「無限的有」共同拼出可能的舞蹈世界圖像。作為她多年好友的筆者，專長離現代舞蹈有點遠，但常榮幸地受邀參與她新作彩排的內部討論，她也總是欣然大度地聆聽我天馬行空的想法。這次的新作挑戰了以往她未曾觸及的人神關係主題，因此她希望我能在如以往觀賞彩排後的感動之餘，從宗教儀式研究者的不同詮釋角度，提出一些觀看心得分享。

以我的人類學調查經驗，宗教儀式劇的演出情節結構，總少不了淨壇、請神、降神、悅神、讚神、獻神與送神等重要節次，以及可從禮儀的外在形式、內在意涵與法物道具三者來分析瞭解。

這次舞台的布置構想與實際運作，可看出其要營現儀式方位空間的建構、潔淨與聖化的企圖，如紅白光環如日月、陰陽共構成太極，八方光束如天地八維天柱、八卦方位，女舞者居中也有以地之中呼應天之中的神話通天象徵，再以四位男舞者位列四方運化，也結構了五方與結界的潔淨聖化操作功能。



而在儀式法具的物質文化功能上，以棕櫚葉梗所製作的掃帚、鬚毛非常具象，那準備通神的薩滿巫師坐於其上，乃幫助其靜思神遊並澄定上場前的身心靈，讓人聯想騎乘於掃帚飛行的西方通靈神巫，與東方飛行法術的飛仙龍躡、魔毯，以及法教儀式中掃除不祥的法帚、茅草。再由舞者恭捧棕櫚鬚毛徐緩進場，似可與上香敬神、請神情境結合。男女舞者具有多重身分，不只是印尼舞劇中被爭奪的皇后，上場前坐於洞穴之上，應具有無窮生殖能量的原始大地母親的象徵，而纏繞於女舞者腰胯之間的紅布，也有獻祭聖處女的身分意涵。

《日者》的舞蹈動作設計表現既隱藏又揭露、既具象又抽象：如舞者披立甩弄頭髮自是巫師披髮行法的形象，變換各式手印法訣可感染進入變神化境神秘氣氛；而變化為動物之舞觸角相抵，更激發了不斷上昇熱烈的原始生殖慾望，大踱步地開腳震地的勇士戰鬥之舞，不僅如民俗車鼓陣頭般充滿力與美的表現，亦是振開大地、天地能量之舞。讓人聯想起甲骨文「震」與「振」正是同源，人神共舞震蹙的舞步，既可驚蟄振物、震雷天地，那霹靂雷聲亦已穿透宇宙死寂、喚醒新生。

其中，當主祭的男巫上場，其所具顯的是陰陽合體之相，動作、表情忽陰忽陽，似有編織天地溝通合一、致中和的樂章。而其他舞者，最後跳到筋疲力盡而死，轉化委瀉為泥土的姿態，成為大地不朽的一部份，是一種將所有生命能量都獻給至高神靈的展現；而後再生起身手捧法具葉梗，則讓人有引領邁向覺悟求道之旅的超越，也是一種呼應「死與再生」主題的呈現。

姚老師擅於運用各種音樂融入舞蹈，能懂她的舞蹈音樂搭配，往往就能更深入理解她要表現的舞台美感與主題意涵。這次的音樂多採用如原始祭典的儀式人聲音樂，營造出一種人神交通的非常之音：如由男舞者所發出的神聖神秘蒼茫感的老母之聲，如原始大神、母神或天地的梵音通貫，也具有如道教步虛之聲的淨壇功能；不斷吟誦的神人聲音迴響背景，又如天地轉譯的通天真言咒語，請神時一串串的神靈姓名樂音，或是如神靈降臨時自我出場報名的神誥之音。

另在悅神舞蹈鋪陳中，由男舞者手穿女舞者跨下扛在肩上，自是象徵兩性陰陽歡愉交合；此時以垂天懸掛的白紙模擬擬雷雨之聲，巧妙傳導了天地氤氳交合，雲行雨施、品物流行的意涵。最後送神曲以獻祭女巫發出淒厲悲愴之聲迴盪劇場，也提供了一種反思與反省：觀看者聽到後覺悟到什麼？是淡化神性、回歸人性的悲劇、衝突、不完美、犧牲掙扎；還是感受到宗教火光潔淨聖化，儀式結束後的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的理想和諧？提升自己另一層次的身心靈昇華。想像自己燎進生命而飛翔化為無垠天空，如拋掉葉梗鬚毛般化解一切有為的東西、記憶，是一種太極到無極的復返，由有到無的歸墟回歸，從修煉再生而成為天地原始之無的體證。

立百樂 音樂出處

服裝

那裡是

Da ist

顛倒世界

Keine Welt

在你之上

Über dir

那裡是

Da ist

顛倒世界在你腳下

Keine Welt unter dir

是顛倒世界在你眼前

Ist keine Welt vor dir

是顛倒世界在你身後

Ist keine Welt hinter dir

顛倒世界

Keine Welt

在你身旁

Neben dir

在那個世界 錘子無法敲碎砂壺

In der der Hammer den Krug nicht zerschlägt

在那個世界 冰吸收火焰為能源

In der Eis das fauchende Feuer füttert

渺小的灌木也放棄了奮鬥

Und in der nicht selbst der kleinste Strauch danach trachtet



放棄了長超過他的鄰居

Seinen Nachbarn zu überwachen

放棄去覆蓋去征服

Zu überwuchern, zu überwinden

當死亡的喪鐘敲響

Wenn die Stunde Schmerz geschlagen hat

意思是：你、你、你、你或我

Heißt es: du, du, du, du oder ich

生及意味著呼吸、戰鬥和受苦

Leben heißt atmen, kämpfen und leiden

悲壯每一天，悲壯每一天

Tapfer jeden Tag, tapfer jeden Tag

悲壯每一天，悲壯每一天

Tapfer jeden Tag, tapfer jeden Tag

只有令人懼怕的終點才能賦予平靜

Erst der gefürchtete Letzte leiht Frieden

那裏不由人的意志所統領

Da ist keine Welt, die nicht vom Willen

而是生存成長還有權利

Zum Leben, zum Wachsen zur Macht beherrscht wird

因為你也是，因為你也帶著這個精神

Denn auch du, denn auch du trägst diesen Kern in dir

即使你的太陽被稱為謙卑

Selbst wenn deine Sonne Demut heißt

你的敵人就是你

Und dein Feind daselbst doch du



你、你、你、你、只有你是
Du, du, du, du, du nur bist

這樣的精神這樣的精神這樣的精神

Diesen Kern, diesen Kern, diesen Kern

出於死亡的恐懼和求生的意願

Aus Todesangst und Lebenswillen

也是只有愛

Der dann doch nur Liebe ist

並融入自身

Und in sich selbst zerschmilzt

你的意志統治世界

Dein Wille waltet die Welt

你的意志統治世界

Dein Wille waltet die Welt

你的意志統治世界

Dein Wille waltet die Welt

作為一切的準則

Als ganzes Gesetz

若你的悲痛如河谷般深

Deiner Trübsal Talestiefe

那一日你的喜悅將如山岳高聳

Misst deiner hellen Freude bergfeste Höhe einst

聖水湧動

Wasser wallt weihend

進出清洗

Rinnt reinigend herein und heraus

很快就會得到

Und bekommt es so doch bald

羨慕女王的傷疤

Der Neid Königin Narben

墜落的五角星刻得如此深

Gestürzter Drudenfuß geschnitzt so tief

墮落的釘腳

Gestürzter Drudenfuß

雕刻得那麼深

Geschnitzt so tief

該隱的標誌裝飾寒冷

Kains Zeichen zielt die kalte

已經這麼受傷了這麼久

Schon so verwundet, schon so lange

我曾經刺傷熊直到它流血

Bis zum Blute stach ich den Bären einst

擁有所有員工中最強大的

Mit dem stärksten aller Stäbe

它像月亮一樣從我嘴裡閃耀

Mondengleich leuchtet's aus dem Munde mir

飛蛾、飛蛾、飛蛾、飛蛾

Mottenmaul, Mottenmaul, Mottenmaul, Mottenmau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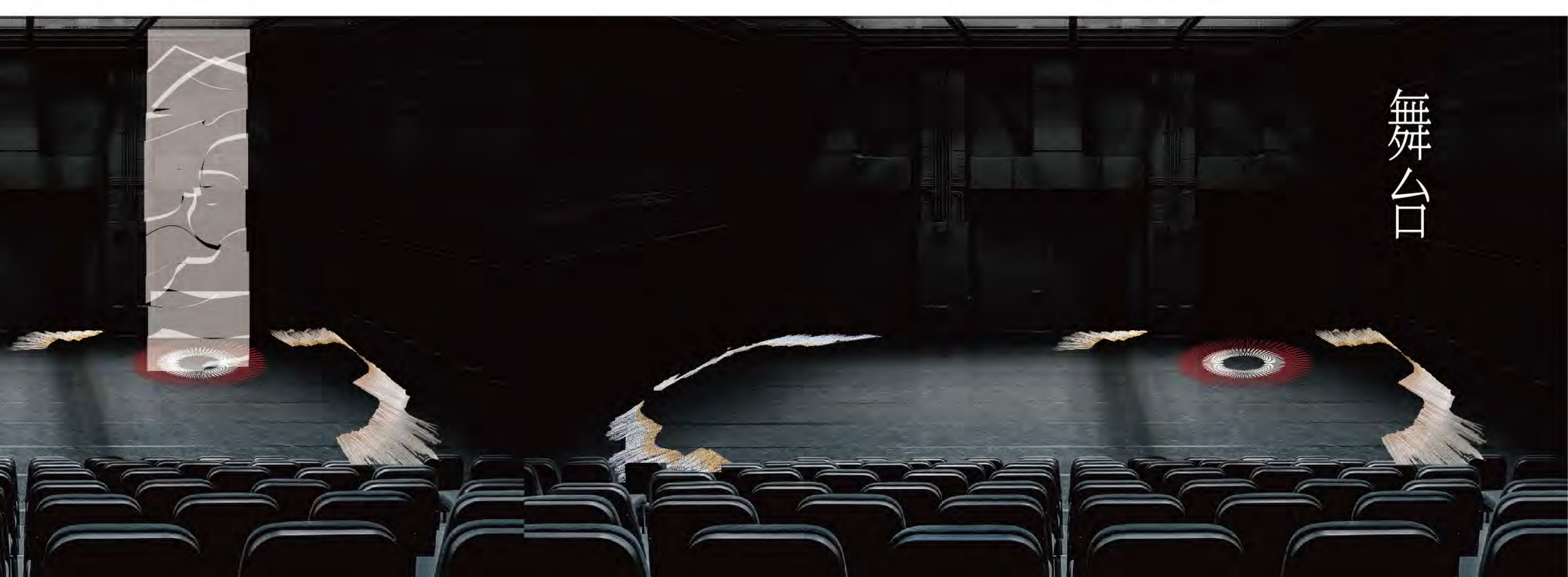
我的名字是貪婪

Mein Name ist Gier

貪婪、貪婪

Gier, Gier

舞臺



為受傷的靈魂洗滌
Wäscht hinfort Wundgeister

為瘋狂的靈魂悲慟
Grämt Wahngeister

那聰慧的流浪者

Der weise Wanderer

只有在遷移之前才拆解帳篷

Bricht nur Zelte ab im Weiterziehen

也不會破壞橋樑

Bricht keine Brücken

因為他們永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再次需要它們

Denn man weiß nie wann man ihrer wieder bedarf

他們唾棄那些流言蜚語的人

Übel die, die Übles reden

詛咒所有受詛咒的人

Verflucht all jene die verfluchen

傻子只知道他不想要什麼

Der Narr weiß nur was nicht er will

傻子只知道他不想要什麼

Der Narr weiß nur was nicht er will

傻子只知道他不想要什麼

Der Narr weiß nur was nicht er will

很快就會得到

Und bekommt es so doch bald

很快就會得到

Und bekommt es so doch bald

很快就會得到

Und bekommt es so doch bald

吉布勒鮑亞、吉布
Gibulebauja, Gib

吉布勒鮑亞、吉布勒鮑亞
Gibulebauja, Gibulebauja

給——給——給——給的

Gib-Gib-Gib-Gib

吉布勒鮑亞、吉布勒鮑亞

Gibulebauja, Gibulebauja

給予——給予——給予——給予——給予，吉布勒鮑雅

Gib-Gib-Gib-Gib-Gib-Gib, Gibulebauja

吉布勒鮑亞、吉布勒鮑亞

Gibulebauja, Gibulebauja

吉布勒鮑雅、吉布勒鮑雅、吉布勒鮑雅、吉布勒鮑雅

Gibulebauja, Gibulebauja, Gibulebauja, Gibulebauja

吉布勒鮑雅、吉布勒鮑雅、吉布勒鮑雅

Gibulebauja, Gibulebauja, Gibulebauja

吉布勒鮑亞

Gibulebauja

吉布勒鮑雅、吉布勒鮑雅、吉布勒鮑雅

Gibulebauja, Gibulebauja, Gibulebauja

吉布勒鮑亞

Gibulebauja

吉布勒鮑雅、吉布勒鮑雅、吉布勒鮑雅、吉布勒鮑雅

Gibulebauja, Gibulebauja, Gibulebauja, Gibulebauja

吉布勒鮑雅、吉布勒鮑雅、吉布勒鮑雅、吉布勒鮑雅

Gibulebauja, Gibulebauja, Gibulebauja, Gibulebauja

吉布勒鮑亞

Gibulebauja



演出節目

日者

如使者般緩步行旅於古老儀式符碼中，灰燼中可隱約看見，以形劃體，以體入心，洗卻神話傳說擄掠生之慾，洗滌人世塵埃的神祇踏踩，甩破中斷薩滿的祈禱聲，梵音自喉中肉瓣緊縮呼嘯穿透，顫動、晃蕩間吞沒他者在潮汐斷潮處，在幾近滅頂中，萬物生命自斷裂中綿延合而為一。



客席舞者



現任印尼當代舞團Solo Dance Studio的編舞家，任教於印尼梭羅藝術學院。其舞蹈生涯開始於梭羅高等藝術學校（SMKI），在2001年於梭羅的印尼藝術學院（ISI）的舞蹈系研習印尼宮廷儀式舞蹈Surakartan與當代舞蹈編創。深厚的印尼傳統舞蹈訓練，成為其創作的重要元素，更與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台灣，等多國編舞家合作，並多次跨界與導演合作，是位多產的印尼當代舞者與編舞家。

舞者

李蕙雯



2004年加入世紀當代舞團，現任教於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舞蹈系客席助理，教授現代舞技巧與當代舞蹈。參與世紀當代舞團多部跨國經典作品，如：新加坡十指幫劇團藝術總監張子健《金瓶梅》，德國萊比錫芭蕾舞團藝術總監Mario Schröder《狂放的野蝶》，日本Nibroll多媒體舞蹈劇場編舞家矢內原美邦《a flower》等。2013年及2014年東京舞台藝術季，參與日本導演佐佐木透《Amalgam Note》作品演出。

非常當下的未來，非常遙遠的當下。

過去，在每一次的作品演出中，總是在過程中，慢慢衍生出一個目標，一個需要被形塑的狀態、角色或傳遞某些訊息，然後，透過一次又一次的練習，將所有的細節，精準精確的化為當下。

這次的作品，很像是走入一個未知，卻又是一個必然會形成的已知。透過每一次的進行，感覺上，像是一種掏空後的滲入，我的軀幹嚴然成了一個載體空間，允許異質進入同時流瀉轉換，每一個片刻，我都不確定我變成了什麼，但對當下的形變或異變卻又是那麼的肯定，很直覺的，很本能熟練的。是在未知裡建構當下，是一種自願踏入，自願被銷毀、被重整、被重塑。感覺上是一種信仰，又像是為了生存而演化，是一種無法間斷的永續。

莫天昀



2014年加入世紀當代舞團，畢業於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舞蹈系，為世紀當代舞團新銳編舞家。參與2015台灣國際藝術節（TIFA）《婚禮／春之祭》，2019年以作品《兮》入選西班牙布爾戈斯暨紐約國際編舞大賽前十名；2020年與編舞家陳維寧共同編創長篇作品《荒塚的繁花》獲第十九屆台新藝術獎提名。2021年於《三點一四》編創作品《超距——如果大海知道》。

賴有豐



2016年加入世紀當代舞團，現就讀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舞蹈表演研究所，畢業於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舞蹈系。參與世紀當代舞團作品有：《破月》、《吉光片語》、《狂放的野蝶》、《蒼穹下》、《婚禮／春之祭》、《斷潮》等。曾參與編舞家林向秀、許耀義、蘇品文等作品演出。並於2017年《孵夢劇場——萬有影力》發表短篇創作作品「複製零點零一」。

林懷明



2020年加入世紀當代舞團，畢業於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舞蹈系。參與2021年《三點一四》、《斷潮》演出。

探尋著從眼底溜走的目標，就地觀察、試探，保持著時而遠時而近的距離，在最有把握的那一瞬間用盡全力抓住！啊～是我忘卻已久的本能。

肉身的形變，引領內在深處的聲音。

古老的符碼，幻化肉身的樣貌，刻印其中。

迴盪在天地間的淒厲聲，喚醒我靈魂中最純粹的力量，猶如軀體被抽空又載入在這當下。
帶著名為「我」的軀殼卻乘著祂的身影在此前行。

演出團隊

世紀當代

世紀當代舞團揚起航向世代的風帆，乘上千禧年的巨濤破浪邁前，盼能觀察全球時代脈絡，以破除各種形式框架的肢體語言持續翻轉創意，創立具有當代符號意涵的表演藝術浮世繪。

舞團以現代舞融合劇場語彙、視覺影像、文本敘事空間等多項各領域創作養分不斷推陳出新，並跨域合作各領域頂尖藝術家，偕同編創風格各異的舞作及解構表演形式，每次創作皆企圖超越原有之肢體語彙與結構藩籬，大膽迥異的表演思維是世紀當代舞團一路走來深受觀眾喜愛的原因之一。至2010年世紀當代舞團又以創團十週年大紀事——《婚禮春之祭》立下代表性標竿，該作榮獲第九屆台新藝術獎「年度表演藝術獎」之桂冠，國際評審委員讚評：「《婚禮春之祭》氣勢恢弘且具深度，挑戰台灣舞蹈之動作慣性、主流審美與性別規範，呼應西洋舞蹈史上曾發生的革新創舉，在歷史、文化、性別面向具有批判性與開創性。對照編舞家姚淑芬過往的作品，本製作突破性大，不懼醜陋與實驗。此外，整場演出結合王攀元畫作的多媒體投影，開拓東西對話空間，讓本演出不只是一個西方作品的詮釋版本，更成為向本地藝術家致敬的最佳典範。」即是對於世紀當代舞團「不懼侷限、永恆跨越」的生存命題之最佳禮讚。

近年來舞團亦多次獲邀前往日本、韓國、英國及美國參與演出，不落窠臼的表演風格廣受好

評，不僅獲各方人士熱烈迴響，從各項獎項與國內外舞評家之評論亦可探知，舞團多年耕耘備受國際肯定。

舞團在繁忙的行程中不忘提攜後進，2007年《永康藝族》社區微型藝術節點撥新人，開創以表演藝術進行快閃之首例，時至今日仍蔚為風潮；2013整合各方資源成立《孵夢劇場》，提供藝術新秀創作平台，發掘有志創作的藝術後進；2014年更擴大舉行《驅動城市》台北、東京、首爾、香港四城跨境運動，可觀察出舞團正逐漸以點一線一面畫出臺灣獨到的表演藝術藍圖；2014年的《誓逝》以「誓言、消逝、話語、流動與永恆」作為交織對話的核心，於北師美術館揉合視覺與表演藝術，成功跨越黑白盒子的藩籬。

2015年首度受國家兩廳院之邀於台灣國際藝術節（TIFA）與德國萊比錫芭蕾舞團同台競舞。並與澳洲Arts House、臺北藝術節共同策畫「台澳舞蹈交流計畫—雙城交鋒」，甄選雙邊各三位舞蹈創作者，展開一連串激盪思維的跨國深度交流，皆為世紀當代舞團致力於臺灣表演藝術生態播種、注入新血與活力的重要事蹟之一；年終參與中台灣重要新場館「臺中國家歌劇院」，榮獲第九屆台新藝術首獎的經典作品《婚禮／春之際》，於首波鉅獻「歌劇院序曲—巨人來了」壓軸演出。2016年受邀於奧地利林茲布魯克納國際藝術節，節目演出由藝術節總監欽點，2013年受國家兩廳院委託編創的，《蒼穹下》，以及被媒體譽為「2015年最好看的舞蹈表演之一」的《狂放的野蝶》，兩齣揉合東方與西方的經典作品，讓國際看到台灣豐厚的表演藝術實力。2017年《破月》唯一玩轉東方元素的舞作，以東方符碼飽滿、色彩豔紅華美的「囍」為基底，編創跨世代舞作；2019年《際聲·近身》於世紀當代舞團二十週年之際，姚淑芬受鳳甲美術館邀請策展，重返美術館場域，以回返編舞家的自我質問，再探舞蹈創作者追尋的「美的當下性」，及空間藝術靜態性質中的本質差異。2022年盛大舉辦《出口》國際藝術節以「移動、移居、移民」為主要論述，從台北捷運紅線為起始點，是跨域、跨國、跨文化於捷運系統場域的大型公益展演。

藝術總監

暨

編舞家

姚淑芬

「世紀當代舞團」創辦人、藝術總監及主要編舞家，被藝文圈友人譽為「用毛細孔呼吸的編舞家」現任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助理教授。以魔幻寫實影像和後現代主義拼貼的三度空間概念結合，形塑如夢似幻卻極具感知真實的舞作氛圍，為現今台灣少數以肢體詮釋戲劇架構的佼佼者之一。

1991年畢業於紐約大學舞蹈碩士，主修表演及編導，留美期間獲美國著名舞團莫斯·康寧漢學校的獎學金以及美國亞洲文化基金會的獎助學金，美國舞蹈《態度》雜誌曾評論其為「許多學習之處，不可多得的舞者」，舞作《雙喜》於華盛頓特區(Washington D.C.)演出榮獲ADCF最佳編創獎，美國著名村聲週報(The Village Voice)舞評人伊莉莎白·欣莫大加讚許：「此舞作是兼具中國傳統和當代創作手法的作品」。於2000年創立世紀當代舞團，作品風格多變，擅以生活細節作為發想議題，主要為呈現當代文化並致力於環境與人文之關懷與探討，並以此延伸為「世紀當代」團名時時自勉。

其多次與不同表演藝術家及團體合作，並受邀國內外駐村駐館創作，其創作領域橫跨音樂劇、歌劇及其他跨界作品。2004年受「創作社」邀請為《幾米地下鐵音樂劇》的舞蹈設計，《海洋狂歡節》入圍台新藝術獎十



大表演傑出節目，同時代表台灣參與「台灣-英國文化協會藝術家相互駐訪」活動舞蹈類代表、擔任中秋節中正文化中心兩廳院戶外演出節目「秋月夜魔宴」的舞蹈編排、受邀英國舞蹈城市工作坊客座編舞家編排《失憶邊境》、受邀草山行館第一屆駐館藝術家。2006年因英國新堡國際藝術節委託編導，創作世界首支結合足球運動與舞蹈肢體的作品《一腳翻天》並獲邀演出《大四喜》，同年受邀「舞蹈空間」舞團編創《天堂海》。2009 沉潛編創《婚禮》，獲得聯合報報導年度《十大錯過可惜節目》之一。2010年受聘上海世博主題秀與西班牙知名拉夫拉劇團合作擔任副導一職，便是地域與專業領域雙向跨界的佳例之一。2011年受台北市立交響樂團之邀擔任《阿依達在台北》之舞蹈設計，隔年再度委託製作歌劇編導《丑角與鄉村騎士》。

姚淑芬仍躬耕不輟，於2010年編創世紀當代舞團十週年慶典《婚禮春之祭》，一舉榮獲第九屆台新藝術獎表演藝術類年度大獎，至此為生涯中再立下一面嶄新亮麗的旗幟。2013年首次獲兩廳院之邀編創全新製作——《蒼穹下》，鎔鑄電影文本、戲劇、舞蹈之精粹，並將視覺影像巧妙融入人舞；2014年姚淑芬又打破動靜藝術的界線，於北師美術館以策展人與參展藝術家雙重身分，揉合視覺和表演意欲跨越黑白盒子之藩籬；2022年於捷運系統策畫《出口》國際藝術節，延續舞團千禧年創團作品《走出·出走》之概念，跨越國界為當代藝術又建立一新的里程碑。

製作團隊

林坤賢 舞舞監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舞蹈系，現為蘭陵創意工作室負責人，致力於劇場舞台技術工作，擔任技術統籌、舞台設計、燈光設計、硬體統籌、活動籌畫等工作。

曾任紙風車劇團技術主任，風之藝術工作室經理，台北民族舞團舞者及執行長特助，國立政治大學【創造力講座】吳靜吉博士特助。

曾合作團體：紙風車劇團、綠光劇團、大風音樂劇場、唐美雲歌仔戲團、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如果兒童劇團、美國碧洛伯樂斯舞團、台灣歌仔戲班劇團、尚和歌仔戲劇團、薪傳歌仔戲劇團、台北歌劇劇場、臺北市立社會教育館附設青年歌仔戲團、沙丁龐客劇團、明華園天字戲劇團、果陀劇場、采風樂坊、相聲瓦舍、動見體劇團、台灣國樂團、FOACC福爾摩沙馬戲團、創作社、新古典舞團、春禾劇團、許亞芬歌子戲劇坊、阮劇團、躍演劇團、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院、德國阿喀郎·汗、國立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台北首督芭蕾舞團、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舞蹈系、國立臺灣劇曲學院京劇團、世紀當代舞團。

李忠貞 燈光設計



國立台灣藝術專科學校舞蹈科畢業（現為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專業劇場工作者，現為真光設計製作有限公司負責人。

從事劇場工作20餘年，近年來除劇場工作外，與大型活動、大型賽事、國際會議、演唱會也多有合作，合作領域跨足藝術與商業活動。

呂柏勳 宣傳攝影



映光影像工作室負責人，畢業於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圖文傳播藝術學系雙主修電影學系，現就讀臺藝大當代視覺文化與實踐研究所，致力於影像相關創作，長期與世紀當代舞團合作，設計多檔節目的宣傳影像。

2017年擔任導演的作品《野潮》，榮獲台北電影節最佳導演獎、金穗獎學生組首獎、西寧FIRST青年電影展最佳短片、以色列特拉維夫國際學生影展「國際競賽組」最佳影片、香港iTV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比賽「亞洲新力量組」銀獎等。新作《懸日與掛月》，選為高雄電影節開幕片，並入圍2022年台北電影節最佳短片及金穗獎最佳劇情片。



製作團隊

團長	陳俊賢
藝術總監暨 編舞家	姚淑芬
台灣舞者	李蕙雯、莫天昀、賴有豐 林意真、林懷明
印尼舞者	Luluk Ari Prasetyo
舞臺監督	林坤賢
燈光設計	李忠貞
舞臺、服裝暨 音樂設計	姚淑芬
劇照攝影	林勝發
平面設計暨 宣傳攝影	呂柏勳
執行製作	邱于庭、姚博鈞 蔡昕芸、陳尹婷

特別感謝



電話: 02-23331771
地址: 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467巷20號
email: ccdctw@yahoo.com
網站: www.ccdctw.com.tw
Facebook 請搜尋「世紀當代舞團」

指導單位 |  文化部
MINISTRY OF CULTURE

主辦單位 |  世紀當代舞團
Century Contemporary Dance Company

售票單位 |  OPENTIX
兩廳院文化生活

贊助單位 |  國藝會
NCAF

台北市文局  財團法人
菁霖文化藝術基金會

 財團法人世安文教基金會
S-AN CULTURAL FOUNDATION

